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三三八・史部・編年類

資治通鑑補二百九十四卷(卷六十八至卷一百二十三)

〔明〕嚴衍撰

2280/08

資治通鑑補

三

〔明〕嚴衍撰

據上海辭書出版社圖書館藏清光緒二年盛氏思補樓活字印本影印原書
版框高一五二毫米寬二四八毫米

資治通鑑補卷第六十八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明

後學天台胡三省晉註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漢紀六十 起建安二十二年 盡建安二十五年

孝獻皇帝癸

建安二十二年春正月魏王操軍居巢居巢縣屬廬江郡春秋之巢國孫權保

濡須二月操進攻之權令甘寧領三千人爲前部將密敕南夜入

魏軍所營賜酒米眾殺寧乃還手下健兒百餘人先以銀盤酌

酒自飲兩盃人各飲以一銀盤徑詣魏軍營下拔鹿角踰墜入營

斬得數十級北軍驚駭鼓譟舉火如星甯已退入營作鼓吹稱萬

歲因夜見權權喜曰此足以驚駭老子矣因曰孟德有張遼孤有

興霸足相敵也次日權令都尉徐詳詣操請降操報使併好書重

結婚三月操引軍還曹伏波將軍夏侯惇都督曹仁張遼等二十

六軍屯居巢曹操有甘肅所營之事以破張之膽即使人請

而通盤厚文乃置離請降於班師之後夫操既班師何畏於操

而請降故移請降於班師之後夫操既班師何畏於操

征合肥之前則孟德有張遼之先但甘肅傳置此事於二十年從

詭似屬無謂故移置於此年 權置平虜將軍周泰督濡須朱然

徐盛等皆在所部以泰寒門不服權會諸將大爲酣樂命泰解衣

權手自指其創痕問以所起泰輒記昔戰圍處以對畢使復服權

把其臂流涕曰幼平卿爲孤兄弟戰如熊虎不惜軀命被創數十

膚如刻畫孤亦何心不待卿以骨肉之恩委卿以兵馬之重乎坐

罷任駕使泰以兵馬道從鳴鼓角作鼓吹而出樂日司馬法軍中樂節節爲上

使問之曹壯勇而樂和難禁高竹不可用也慮悲聲感人士卒思

歸之故也唐書曰鼓吹之樂以爲軍容昔黃帝帝孫禹有功以爲樂

奮到而樂鼓吹者余按漢制萬人將軍鼓吹千石鼓吹千石鼓吹

服初係策討山賊權駐宣城忽略不治圍落山賊卒至權始上馬

賊鋒刃已交或所中馬鞍泰投身衛權身被十二創是日微泰權

幾危又從討黃祖拒曹操攻曹仁皆有功故委任如此初權右護

軍將欽屯宣城宣城縣屬丹陽郡春秋吳地之白曰及權在濡須

表斬之蘇湖縣屬丹陽郡春秋吳地之白曰及權在濡須

欽與呂蒙持諸軍節度欽每稱徐盛之善權曰盛前白卿卿今舉

之何也欽曰盛忠而勤選有膽略器用好人督也今大事未定

臣當助國求才豈敢挾私恨以蔽賢乎權善之 夏四月詔魏王

操設天子旌旗出入稱警蹕 六月魏以軍師華歆爲御史大夫

孫權以孫皎爲征虜將軍鎮夏口皎靜之子也先是曹操數出

濡須皎每赴拒號爲精銳其爲人輕財好施善於交結與諸葛瑾

至厚皎嘗遣兵略魏地兵吏略得美女以進皎皎更其衣服送還

之下令曰今所誅者曹氏其百姓何罪自今以往不得擊其老弱

由是江淮閒多歸附者嘗以小故與甘肅忿爭權聞以書讓皎曰

聞卿與甘肅飲因酒發作侵陵其人其人雖驕豪有不如人意

時然其較略大丈夫也數語即吾親之者非私之也吾親愛之卿

疎憎之卿所爲每與吾違其可久乎卿行長大且受重任何可恣

意有盛怒耶人誰無過貴其能改空追前愆深自咎責今故煩諸

葛子瑜字子瑜吾意臨書權愴心悲淚下皎得書上疏陳謝遂與甯

結厚 冬十月命魏王操冕十有二旒乘金根車駕六馬設五時

七
魏以五官中郎將不爲太子初魏王操娶丁氏爲夫人納卞
安車則邪注鑑鑑札也鑲馬首飾也。韓君閑入聲機音宗貌

氏爲妾及丁夫人被出乃以卞氏爲繼室卞氏生四子不彫植熊
植性機警多藝能才藻敏贍操愛之旣而操欲以女妻植儀不
儀曰少諫止之儀由是怨不與弟黃門侍郎虞晉百官志給事黃
門侍郎秦吉也漢
以後並因之與侍中俱普門
下眾事無員及晉置員四人
才勸操立以爲嗣脩彪之子也操以函密訪於外尙書崔琰瑗版
答曰露板不
封也春秋之義立子以長春秋公羊傳曰立嫡以長
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加五

資治通鑑補

卷六十八
獻帝建安

二十二年

王

三

[illegible]

附錄

官將仁孝聰明宣承正統琰以死守之植琰之兄女壻也尚書僕射毛玠曰近者袁紹以嫡庶不分覆宗滅國廢立大事非所宜聞東曹掾邢顗曰以庶代宗先世之戒也願殿下深察之丕使人問太中大夫賈詡以自固之術詡曰願將軍恢崇德度躬素士之業朝夕孜孜不違子道如此而已丕從之深自砥礪他日操屏人問詡詡默然不對操曰與卿言而不答何也詡曰屬有所思故不卽對耳操曰何思詡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操大笑操嘗出征丕植並送路側植稱述功德發言有章左右矚目操亦悅焉丕恨然自失濟陰吳質耳語曰王當行流涕可也及辭丕涕泣而拜操及左右咸歔歔於是皆以植多華辭而誠心不及也植既任性而行不自雕飾五官將鄧之以術矯情自飾宮人左右並爲之稱說

故遂定爲太子左右長御賀下夫人曰漢皇后宮有旁側長御將軍拜太子

不歸五官將軍稱之爲將軍天下莫不喜夫人當仰府藏以賞賜夫人曰王自

以丕年大故用爲嗣我但當以免無教導之過爲幸耳亦何爲當

重賜遺乎長御還具以語操操悅曰怒不變容喜不失節故最爲

難太子抱議郎辛毘頸而言曰辛君知吾喜不毘以告其女憲英

愍英歎曰太子代君主宗廟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不臧主國不

可以不懼宜戚而懼而反以爲喜何以能久魏其不昌乎久之臨

舊侯植乘車行馳道中開司馬門出論者沒入車馬改具又宮

衛令出入司馬門者皆下是司馬門司馬門可傳而操大怒公車令坐

死山是重諸侯科禁而植籠日衰植妻衣繡操登臺見之以違制

命還家賜死時不植皆好招文學之士如王粲陳琳徐幹應瑒劉

養治通鑑補

楨阮瑀竝皆親善不爲之論曰今之文人魯國孔融廣陵陳琳山

陽王粲北海徐幹陳留阮瑀汝南應瑒東平劉楨斯七子者於學

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咸自以逞騏驥於千里仰齊足而竝馳者也

既而阮瑀先卒幹琳瑒植於是年薨亡不乃與元城令吳質書曰

昔年疾疫親故多罹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何可言耶昔日

游處行則同輿止則接席每至觴酌流行絲竹竝奏酒酣耳熱

而賦詩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藥也謂百年已分長共相保何圖

數年之間雲落略盡頃撰其遺文都爲一集觀其姓名已爲鬼錄

魚思皆游繪在心目而諸子化爲蠹壤可復道哉觀古今文人

不獲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徐幹字獨懷文抱質恬澹寡

次有寒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矣皆中倫二十餘篇辭義典雅已

欲不與山元可謂木林君曰至若日煎二作不似等上及

傳於後此子爲不朽矣昔伯牙絕絃於鍾期仲尼覆醢於子路恐知晉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也諸子但爲未及古人自一時之偶也幹爲人清元體道六行備極官忽祿不就世榮故不獨稱之法正說劉備曰曹操一舉而降張魯定漢中不因此勢以圖巴

蜀而留夏侯淵張郃屯守身遠北還此非其智不逮而力不足也必將內有憂懼故耳今策淵郃才略不勝國之將舉軍往討必

可克之克之之日廣農積穀觀隙伺隙上可以傾覆寇敵奪獎王室中可以蠶食雍涼廣拓境土

竹志曰漢改周之雍州爲涼州以地處西方涼地勢西北邪

出在南山之閒前隔西羌西通西域於時號爲斷匈奴右臂獻帝時涼州數亂河西五郡去州隔遠乃別立雍州未久又依古典爲九州乃令關右盡爲雍州下可以固守要害爲持久之計此蓋天以

與我時不可失也備善其策乃率諸將進兵漢中遣張飛馬超吳

資治通鑑補卷六十八 漢紀六十八 魏書卷六十八 魏書卷六十八

蘭等屯下辨下辨縣屬武都郡魏王操遣都護將軍曹洪拒之

孫權陸口守將魯肅卒肅爲人方嚴寡於玩飾內外節儉不務

俗好治軍整頓禁令必行雖在軍陳手不釋卷又善談論能屬文

思度宏遠有過人之明周瑜之後肅爲之冠及其卒也權哭之慟

又臨其葬諸葛亮亦爲之發哀權以從事中郎彭城嚴畧代肅督

兵萬人鎮陸口取人皆爲畧喜畧固辭以模素書生不閑軍事發

言懇切至於流涕權乃以左護軍虎威將軍呂蒙兼漢昌太守以

代之蒙嘉嚴畧能以實讓定威校尉吳郡陸遜言於孫權曰方

今克敵甯亂非眾不濟而山寇舊惡依阻深地夫腹心未平難以

圖遠可大部伍取其精銳言可大爲部伍權從之以爲帳下右部

督會丹陽賊帥費棧作亂勸山越權命遜討棧棧支黨多而遜

兵少遜乃益施牙幢分布鼓角夜潛山谷間鼓譟而前應時破散

遂部伍東三郡東三郡丹陽會稽新昌也張者爲兵藏爲補戶得精卒數萬人

宿惡馮除所過肅清還屯蕪湖會稽太守淳于式表遜枉取民人

悉擾所在遜後詣都言次稱式佳吏權曰式白君而君薦之何也

遜對曰式意欲養民是以白遜若遜復毀式以亂聖聽不可長也

權曰此誠長者之事顧人不能爲耳魏王操使丞相長史王必

典兵督許中事魏王操嘗領漢丞相而居第時帝久失政義士咸

憤京兆金祿曰碑之後也爲人慷慨有日碑之風觀漢祚將移乃

與少府耿紀司直韋晃司直即丞相司直太醫令吉本太子遼遼弟穆等

謀殺必挾天子以攻魏南引關羽爲援

賊建安二十三年春正月吉邈等率其黨千餘人夜攻王必燒其

資治通鑑補卷六十八 漢紀六十八 魏書卷六十八 魏書卷六十八

門射必中肩帳下督扶必奔南城許昌之城必不知攻者爲誰以素

與祿善走投祿夜喚德祿祿家不知是必謂爲遼穆等錯應曰王

長史已死乎卿曹事立矣必乃更他路奔去會天明邈等眾潰必

與潁川典農中郎將嚴匡共討猶紀晃潁川典農中郎將屯田許下紀呼操名

曰恨吾不自生意竟爲羣兒所誤耳晃頓首謝願以至於死操於

是大怒召漢百官至鄴令救火者左不救火者右眾人以救火者

必無罪皆附左操以爲非救火也乃助亂也皆殺之三月有星

孛於東方曹洪將擊吳蘭張飛屯固山聲言欲斷軍後眾議狐

疑斷都尉曹休魏王操之族子也謂洪曰賊實斷道者當伏兵潛

行今乃先張聲勢此其不能明矣宜及其未集促擊蘭蘭破飛自

走矣洪從之進擊破蘭斬之三月張飛馬超走曹洪於是置酒大

會令女倡習雜戲之衣賜鼓一坐皆笑武都太守楊阜厲聲責洪曰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何有於廣坐之中裸女人形體雖桀紂之亂不甚於此遂奮衣辭出洪立罷女樂請阜還坐肅然憚焉夏四月代郡上谷烏桓無臣氏等反先是魏王操召代郡太守裴潛為丞相理曹操美潛治代之功潛曰潛於百姓雖寬於諸胡為峻今繼者必以潛為治過嚴而事加寬惠彼素驕恣過寬必弛既弛又將攝之以法此怨叛所由生也以勢料之代必復叛於是操深悔潛之速後數十日三軍子反問果至操笑子耶陵侯彭少善射御膂力過人手格猛獸不避險阻數從征伐志氣慷慨操常抑之曰汝不念讀書慕聖道而好乘汗馬擊劒此一夫之用何足貴也諫彭讀詩書彭謂左右曰丈夫一為衛霍將十萬騎馳驅沙漠立功建號耳何能作博士耶操嘗問諸子所好彭獨曰好為將操曰為將奈何對曰披堅執銳臨難不顧為士卒先賞必行罰必信操聞而大笑至是乃以彭為驍騎將軍討三單于操戒彭曰居家為父子受事為君臣動以王法從事爾其戒之劉備屯陽平關夏侯淵張郃徐晃等與之相拒備遣其將陳式等絕馬鳴閣道馬鳴閣在今利州昭化縣徐晃擊破之張郃屯廣石巴漢之閒備攻之不能克急書發益州兵諸葛亮以問從事魏延魏延曰漢中益州咽喉存亡之機會若無漢中則無蜀矣此家門之禍也方今之事男子當戰女子當運發兵何疑時法正從備北行亮於是表洪領蜀郡太守順事皆辦遂使即真初魏延為太守李嚴辟洪為功曹嚴未去健為而洪已為蜀郡洪舉門下舊佐何祗有才策洪尚在蜀郡而

祗已為廣漢太守是以西土咸服諸葛亮能盡時人之器用也祗少寒貧為人寬厚通濟體壯大又能飲食初為督軍從事游戲放縱不勤所職諸葛亮奄往錄獄眾人咸為祗懼祗夜張燈火見囚讀諸解狀亮晨往祗悉已聞誦答對解釋無所疑滯亮甚異之使兼成都與郫二縣令二縣切近都治饒諸奸穢而祗常眠睡值其寢輒得奸詐或以為有術無敢欺者使人投算祗聽其讀而心計之不差升合其精如此每朝會祗坐次洪洪嘲祗曰君馬何駛祗曰故吏馬不敢駛但明府未著鞭耳人善其對魏王操將親征劉黃門侍郎劉虞諫曰章豈非能言之物而聖賢引以自匡臣才智闇淺願自比於羣羝夫天下有重得有重失勢可得而我勤之此重得也勢不可得而我勤之此重失也於今之計莫若料四方之險擇要害而守之選天下之甲卒隨方面而歲更焉廣務農桑事從節儉脩之旬年則國富民安矣操報之曰非但君當知臣臣亦當知君今欲使吾坐行西伯之德恐非其人也秋七月遂自將擊劉備九月至長安操之西征道由孟津過宏農王家操問左右當謁否充散常從董遇對曰春秋之義國君即位未踰年而卒未成君宏農王即位既淺又為暴臣所制降在藩國不應謁操遂過之遇宏農人性質訥而好學與平中關中擾亂與其兄同依將軍段熲采稻負販而常挾持經書投閒習讀其兄笑之而遇不改當註老子又善左氏傳更為作朱墨別異門人從遊者甚眾或問云奔走衣食何暇得學遇言當以三餘何謂三餘遇曰冬者歲之餘夜者日之餘陰雨者時之餘曹彰襲代郡烏桓身自搏賊

資治通鑑補

卷六十八

魏紀六

二十三年

七

蜀書

資治通鑑補

卷六十八

魏紀六

二十三年

八

蜀書

鎗中數箭意氣益厲乘勝逐北至桑乾之北桑乾縣屬代郡宋白曰今縣州東至桑乾五十里大破之斬首獲生以千數時鮮卑大人軻比能軻比能鮮卑以勇健不貪財法將數萬騎觀望疆弱見影力戰所向皆破乃請服北方悉平時操在長安召彭問其戰績彭到歸功請將不自伐其功操喜將其鬚曰將者亂黃鬚兒竟大奇也南陽吏民苦繇役仁之冬十月宛守將侯景反南陽太守東里哀與功曹應余進竄得出晉遣騎追之飛矢交流余以身蔽哀被七創而死晉騎執哀以歸時征南將軍曹仁屯樊以鎮荊州魏王操命仁還討晉功曹宗子卿說晉曰足下順民心舉大事遠近莫不望風然執郡將逆而無益何不遣之晉從之子卿因夜踰城從太守收餘民圍晉會曹仁軍至其攻之是歲處士王烈卒於遼東烈資治通鑑補
卷六十八 漢紀六十八 九
 字彥方北海人也通識達道秉義不同以潁川陳寔為師時荀爽賈彪李膺等皆就學於寔見烈器業過人遂與相親學既成歸歸廬遭父喪泣血三年遇歲饑饉烈乃分釜庾之儲以救邑里之命是以宗族稱孝鄉黨歸仁居平以典籍娛心育人為務其誘人皆因其性氣誨之以道受益者不自覺而大化陸州閭承風咸競為善里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請罪曰刑戮所甘乞不使王彥方知也烈聞而使人謝之遺布一端或問其故烈曰盜懼吾聞其過是有恥惡之心既知恥惡則善心將生我故與布以勸為善也後有老父躋重於路一人代之擔行數十里將至家置而去問其姓名不以告頃之老父復出行遺劍於路行道一人見而守之至暮老父還尋得劍守劍者即前代擔人也老父擊其袂問曰子前告

代吾擔不得姓名今子復守吾劍於路未有若子之仁者也請子告我姓名吾將以告王烈乃語之而去老父以其事告烈烈使推求乃先盜牛者也諸有爭訟曲直將質之於烈或中途而反或望廬而還皆相推以直謂以直相推不敢使烈聞也察孝廉三府並辟皆不就其在遼東遼東之人強不凌弱眾不暴寡賈之人市不二價曹操當國屢徵召之公孫氏不遣至是卒年七十八
 紀建安二十四年春正月曹仁屠宛斬侯景復屯樊 初夏族淵戰雖數勝魏王操常戒之曰為將當有怯弱時不可但恃勇也將當以勇為本行之以智計但知任勇一匹夫敵耳及淵與劉備相拒踰年備自陽平南渡河水綠山稍前營於定軍山華陽國志曰有定軍山北臨河水據法正傳於定軍山與勢作營則定軍山正在與勢也今按與勢山在洋州興道縣西北二十里去河陽地里相
資治通鑑補 卷六十八 漢紀六十八 十
 遂當從華陽國志考異曰傳傳云于定軍山 淵引兵爭之法正曰勢作營法正傳作定軍山與勢今從黃忠傳 淵引兵爭之法正曰可擊矣備使討虜將軍黃忠乘高鼓譟攻之淵軍大敗斬淵考異傳曰備夜襲淵於角洲使張郃護東圍自將輕兵護南圍備此郃各與都圍淵救火從他道與備相遇交戰及益州刺史趙雲聞淵死兵接刃淵途沒今從劉備黃忠法正傳 及益州刺史趙雲聞淵死命也淵時有幼子曰榮年十三亦在行間左右提之走不可曰吾親在難焉所逃死乃奮劍而戰遂沒於陣張郃乃引兵還陽平自
 石還 是時新失元帥軍中擾擾不知所為督軍杜襲初操東還襲督軍事與淵司馬太原郭淮收斂散卒號令諸軍曰張將軍國家名將劉備所憚今日事急非張將軍不能安也遂權宜推卻為軍主卻出勒兵按陳諸將皆受卻節度眾心乃定明日備欲渡漢水來攻諸將以眾寡不敵欲依水為陳以拒之郭淮曰此示弱而不足挫

敵非算也不如這水爲陳引而致之半濟而後擊之備可破也既陳備疑不渡淮遂堅守示無還心以狀聞於魏王操探善之遣使假節節復以淮爲司馬 二月壬子晦日有食之 三月魏王操自長安出斜谷軍遮要以臨漢中進要劉備曰曹公雖來無能爲也我必有漢川矣乃敕嚴拒險終不交鋒操運米北山下黃忠引兵欲取之過期不還翊軍將軍趙雲將數十騎出營視之值操揚兵大出雲猝與相遇遂前突其陳且闕且卻魏兵散而復合追至營下雲入營更大開門偃旗息鼓魏兵疑雲有伏引去雲雷鼓震天惟以勁弩於後射魏兵驚駭自相蹂躪墮漢水中死者甚多備明日自來至雲營視昨戰處曰子龍一身都是膽也備時栖於山頭使劉封下挑戰操怒罵曰賣履兒乃使假子拒汝公乎待

資治通鑑補

卷六十八

魏紀六十八

上

思補

張掖和麟酒泉黃華西平趙廣等各據其郡自號將軍更相攻擊使遣使送母及子詣魏王操爲質以求助操問張既曰俊等外假國威內生倣倖計定勢足後即反耳今方事定蜀且空兩存而關之猶下莊子之刺虎坐收其敝也魏國策曰下莊子刺虎皆豎子止之日兩虎方食牛牛甘必爭鬪則大者傷小者亡從傷刺之王曰善歲餘鸞遂殺俊武威王祕又殺焉 六月魏王操下令曰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規西門豹祠西原上爲壽陵因高爲基不封不樹號曰高陵劉備遣玄都太守扶風孟達從秭歸北攻房陵殺房陵太守蒯祺吳錄曰劉備分南郡立玄都郡領夷道狼山夷陵三縣房陵縣屬本屬漢中郡此郡疑劉表所置使蒯祺守之否則祕自立也又遣副軍中郎將劉封自漢中乘沔水下統達軍劉封本羅侯冠氏之甥後至荆州以未有編屬之爲子與達會攻上庸上庸太守申耽舉郡降中王乃設壇場於沔中沔中郡漢中郡陳兵列眾羣臣陪位讀奏訖乃拜受璽綬御王冠王冠遊冠也因驛拜章上還所假左將軍宜城亭侯印綬立子禪爲王太子時新得漢中輿擇重將以鎮之眾論以爲必在張飛飛心亦自許王獨拔牙門將軍義陽魏延爲鎮遠將軍領漢中太守以鎮漢中魏文帝分南陽郡立義陽郡又立義陽縣義陽唐爲申州二軍盡驚備乃大會羣臣問延曰今委卿以重任卿意云何延對曰若曹操舉天下而來請爲大王拒之若偏將將十萬之眾至請爲大王吞之備壯其言遂遣治成都以許靖爲太

資治通鑑補

卷六十八

魏紀六十八

上

思補

傳法正為尚書令關羽為前將軍張飛為右將軍馬超為左將軍黃忠為後將軍除皆進位有差遺益州前部司馬健為贊詩即授關羽印綬羽聞黃忠位與己並怒曰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不可受拜詩謂羽曰夫立王業者所用非一昔蕭曹與高祖少小親舊而陳韓亡命後至論其班列韓最居上未聞蕭曹以此為怨今漢中王以一時之功隆崇漢室漢中王即劉備也然意之輕重當與君侯齊乎且王與君侯誓猶一體同休等戚福禍其之愚謂君侯不宜計官號之高下爵祿之多少為意也僕一介之使銜命之人君侯不受拜如是便還但相為惜此舉動恐有後悔耳羽大感悟遂即受拜詔以魏王操夫人卞氏為王后孫權攻合肥時諸州兵戍淮南魏改九江為淮南郡揚州刺史溫恢謂兗州刺史裴潛曰

資治通鑑補 卷六十八 漢紀六十 蜀書 思補

此開雖有賊然不足憂今水潦方生而子孝縣軍無有遠備曹仁字子孝時為征南將軍關羽驍悍政恐征南有變耳已而關羽果使南郡太守麋芳守江陵將軍傅士仁守公安羽自率眾攻曹仁於樊仁使左將軍于禁立義將軍龐德等屯樊北八月大霖雨漢水溢平地數丈于禁等七軍皆沒禁與諸將登高避水羽乘大船就攻之禁等窮迫遂降龐德在堤上被甲持弓箭不虛發自平旦力戰至日過中羽攻益急矢盡短兵接德戰益怒氣愈壯而水浸盛吏士盡降德乘小船欲還仁營水盛船覆失弓矢獨抱船覆水中為羽所得立而不跪羽謂曰卿兄在漢中德從兄在蜀我欲以卿為將不早降何為德罵羽曰豎子何謂降也魏王帶甲百萬威震天下汝劉備庸才耳豈能敵耶我甯為國家鬼不為賊將也羽殺之魏王操

聞之曰吾知于禁三十年何意臨危處難反不及龐德耶封德二子為列侯羽急攻樊城得水往往崩壞眾皆恟懼或謂曹仁曰今日之危非力所支可及羽圍未合乘輕船夜走汝南太守滿龍曰山水速疾冀其不久聞羽遣別將已在郿下龍為汝南太守操弟有郿縣屬郿川郡昔地理志載城即復有郿縣蓋東漢省而魏復置縣也自許以南百姓援操羽所以不敢遂進者恐吾軍掎其後耳今若遁去淇河以南非復國家有也君宜待之仁曰善乃沈白馬與軍人盟誓同心固守城中人馬纔數千人城不沒者數板城高二尺羽乘船臨城立圍數重外內斷絕羽又遣別將圍將軍呂常於襄陽荊州刺史胡脩南鄉太守傅方皆降於羽水經注漢建安中割南陽右界為南鄉郡屬荊州初沛國魏諷有戚畹才傾動鄴都魏相國鍾繇辟以為西曹掾榮陽任覽與諷友善同

資治通鑑補 卷六十八 漢紀六十 蜀書 思補

郡鄭袤字叔平每謂覽曰諷姦雄終必為亂覽不聽九月諷潛結徒黨與長樂衛尉陳禕謀襲鄴未及期禕懼而告之太子丕誅諷連坐死者數千人諷正數千人原文鍾繇坐免官初劉虞弟偉與諷相善虞戒之曰吾觀魏諷不脩德行而專以鳩合為務華而不實此直撓世沽名者也卿其慎之勿復與通偉不從至是亦及於難虞亦當從坐操令曰叔向不坐弟虎古之制也特原不問遂泰之子也少孤早有識鑒荀攸見之曰鄭公業為不亡矣司空王朗辟為掾舉高陽許允扶風魯芝東海王基後轉太常又舉劉毅劉實程咸廋峻人皆服其知人初丞相主簿楊脩與丁儀兄弟謀立曹植為魏嗣五官將丕思之以車載廢簏內朝歌長吳質與之謀脩以白魏王操操未及推驗不懼告質質曰無害也明日復以

能戰精以入脩復白之推驗無人操由是疑焉其後植以駑縱見
疏而植故連綴脩不止脩亦不敢自絕每當就植慮事有闕付度
操意豫作答教十餘條敕門下教出隨所問答之於是教裁出答
已入操怪其捷推問始泄操亦以脩素術之甥惡之乃發脩前後
漏泄言教交關諸侯以脩豫作答教謂之漏泄收殺之寢嘗與脩
過曹娥碑下背上見題作黃絹幼婦外孫鑿曰八字操謂脩曰解
否答曰解操曰卿未可言待我思之行三十里操乃曰吾已得之
矣使脩別記所知脩記云黃絹色絲也於字爲絕幼婦少女也於
字爲妙外孫女子也於字爲好鑿曰愛辛也於字爲辭所謂絕妙
好辭也操亦記之與脩同乃歎曰我才不及卿相去乃三十里遂
有殺脩意操既殺脩見其父彪而問曰公何瘦之甚對曰愧無日

資治通鑑補

卷六十八

魏紀六

十六

魏王操以杜襲

碑先見之明猶懷老牛舐犢之愛操爲之改容 魏王操以杜襲
爲留府長史駐關中關中營帥許攸此又一許攸非自袁擁部曲
不歸附而有慢言操大怒先欲伐之羣臣多諫宜招懷攸其討還
敵操橫刀於御作色不聽襲入欲諫操逆謂之曰吾計已定卿勿
復言襲曰若殿下計是邪臣方助殿下成之若殿下計非邪雖成
宜改之殿下逆臣令勿言何待下之不聞乎關中也操曰許攸
慢吾如何可置襲曰殿下謂許攸何如人邪操曰凡人也襲曰夫
惟賢知賢惟聖知聖凡人安能知非凡人邪方今豺狼當路而狐
狸是先入將謂殿下避強攻弱進不爲勇退不爲仁臣聞千鈞之
弩不爲鼷鼠發機萬石之鍾不以瓦撞起音三十斤爲鈞千鈞之
鼠也說文曰有齧毒者或謂之甘鼠鼷鼠也鼷鼠小
人及鳥獸皆不痛物志云鼠之最下者本草說鼷鼠極細不可

卒見四鈞爲石石百二十斤也廷草也東方朔曰廷草是
皆言力勢重者不以輕觸而發動也○譙音奚廷音廷又音鑑
今區區之許攸何足以勞神武哉操曰善遂厚撫攸攸即歸服
冬十月魏王操至洛陽 陸渾民孫狼等作亂陸渾蠻夷蠻郡
於此宋白曰陸渾 殺縣主簿南附關羽羽授狼印給兵還爲寇賊
河南府伊陽縣地 自許以南往往遙應羽羽威震華夏魏王操議徙許都以避其銳
丞相軍司馬司馬懿西曹掾蔣濟言於操曰于禁等爲水所沒非
戰攻之失於國家大計未足有損劉備孫權外親內疎關羽得志
權必不顧也可遣人勸權攝其後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
操從之初魯肅嘗勸孫權以曹操尚存互且撫輯關羽與之同仇
不可失也及呂蒙代肅屯陸口以爲羽素驍雄有兼併之心且居
國上流其勢難久密言於權曰今令征虜守南郡孫皎時爲南郡
征虜將軍潘璋

資治通鑑補

卷六十八

魏紀六

十六

任白帝將欽將游兵萬人循江上下應敵所在蒙爲國家前據襄

陽如此何憂於操何賴於羽且羽君臣於其詐力所在反覆不可
以腹心待也今羽所以未便東向者以至尊聖明蒙等尚存也今
不於強壯時圖之一旦僵仆欲復陳力其可得邪權曰今欲先取
徐州自廣陵以北然後取羽何如對曰今操遠在河北撫集幽冀
未暇東顧徐土守兵聞不足言往自可克然地勢陸通驍騎所聘
至尋今日取徐州操後句必來爭雖以七八萬人守之猶當懷憂
不如取羽全據長江形勢益張易爲守也權善之權嘗爲其子求
昏於羽羽罵其使不許昏權由是怒及羽攻樊呂蒙上疏曰羽討
樊而多留備兵必恐蒙圖其後故也蒙常有病乞分士眾還建業
以治疾爲名羽聞之必撤備兵盡赴襄陽大軍浮江晝夜馳上襲

其空虛則南郡可下而羽可禽也。此南郡遂稱病篤。權乃涕泣召蒙還。蒙遣羽知之陰與圖計。蒙下至蕪湖定威校尉陸遜謂蒙曰：「關羽接境如何？遠下後不當可憂也。」蒙曰：「誠如來言。然我病篤，遂曰：羽於其驍氣陵轍於人，始有大功，意驕志逸，但務北進，未嫌於我有相聞，病必益無備。今出其不意，自可禽制。下見至尊，宜好為計。」蒙曰：「羽素勇猛，既難為敵，且已據荊州，思信大行，兼始有功，膽勢益盛，未易圖也。」蒙至都，權曰：「誰可代卿？」蒙對曰：「陸遜意思深長，才堪負重，觀其規慮，終可大任，而未有遠名，非羽所忌，無復是過也。若用之，當令外自韜隱，內察形便，然後可克。」權乃召遜拜偏將軍、右都督，以代蒙。遜至，陸口為書與羽，曰：「將軍觀蒙而動，以律行師，小舉大克，一何巍巍！敵國敗績，利在同盟，聞慶，拊節又曰：操猾。」

資治通鑑補

卷六十八

漢紀六十

七

思補

虜也，忿不思難，求逞其心，雖云師老，猶有驍悍，且戰捷之後，常苦輕敵。古人杖術，軍勝彌驕，羽得意遂大，安無復所嫌，稍撤兵以赴樊，遜具啓形狀，陳其可禽之要，羽得于禁等人，馬數萬糧食乏，絕糧取權，湘關米。吳與蜀分荆州以湘水為界，故置關。權聞之，遂發兵襲羽，權欲令征虜將軍孫皎與呂蒙為左右都督，蒙曰：「若至魯以征虜能宜用之，以蒙能宜用蒙。」昔周瑜程普為左右都督，督兵攻江陵，雖事決於瑜，普自恃久將，且俱是督，遂其不睦，幾敗國事。此目前之戒也。權寤謝蒙曰：「以卿為大督，命較為後繼，可也。」魏王操之出漢中，也使平寇將軍徐晃屯宛，以助曹仁，及于禁陷沒，晃前至陽陵，破關羽遣兵屯偃城。偃城，古鄧子岡。晃既到，詭道作都，誓示欲截其後，羽兵燒屯走。詭道，出偃城後通為長，擊故曰都。晃得偃城，運營稍前，操使趙儼以議耶。

參曹仁軍事與徐晃俱前，餘救兵未到，晃所督不足解圍，而諸將何責晃促救仁，儼謂諸將曰：「今賊圍索固水潦，猶盛我徒卒，單少而仁隔絕，不得同力，此舉道所以敵內外耳。當今不若前軍偪圍，遣譙通仁，使知外救，以勵將士，計北軍不過十日，尙定堅守。然後表裏俱發，破賊必矣。如有緩救之戮，余為諸君當之。」諸將皆喜。晃營距羽圍三丈，所作地道及箭飛書與仁，消息數通，孫權為虜與魏王操請以討羽自效，及乞不漏令羽有備，操問羣臣，羣臣咸言：「宜密之。」董昭曰：「軍事尚權期於合宜，應權以密而內露之，羽聞權上若還自設圍，則速解便獲其利，可使兩賊相對，銜持以馬為之氣，未幾相對銜持，則兩難，盡棄力必自敗。」坐待其敝，秘而不露，使權得志，非計之上。又圍中將吏不知有救計，權怖懼，倘有他意，為難不小，露之為便，且羽為人，彊梁自恃，二城守固，必不速退。操曰：「善。」即救徐晃，以權書射著圍裏，及羽屯中，聞裏聞之，志氣百倍，羽果猶豫不能去。羽雖見權書，自恃江陵公安守固，非權旦夕可拔，又因水勢結圍，以臨樊城，有必破之勢，此其所以猶豫也。魏王操欲自雒陽南救曹仁，羣下皆謂王不亟行，今敗矣。侍中桓階獨曰：「大王以仁等為足以料事勢，不也曰：能大王恐二人遺力，邪？」二人謂曹仁、呂蒙也。曰：「不然，然則何為自往？」曰：「吾恐虜眾多，而徐晃等勢不便耳。」階曰：「今仁等處重圍之中，而守死無二者，誠以大王遠為之勢也。夫居萬死之地，必有死爭之心，內懷死爭，外有彊救，大王案六軍以示餘力，何憂於敗而欲自往操善其言，乃駐軍摩陂。摩陂，水經：摩陂在潁川，鄆縣摩陂可一十五里。前魏青龍元年有龍見於陂，於是改曰龍陂。後遣殷署、朱蓋等凡十二營詣晃，關羽圍頭有屯，又別屯四冢，晃

資治通鑑補

卷六十八

漢紀六十

八

思補

乃揚聲當攻圍頭屯而密攻四家四家屯欲壞羽自將步騎五千出戰羽與晃宿相愛遙其語但說生平不及軍事須臾晃下令得雲長頭者賞千金羽驚怖謂晃曰大兄是何言耶晃曰此國之事耳遂擊走之羽圍聖鹿角十重晃追羽與俱入圍中破之傳方胡脩皆死羽遂撤圍退然舟船猶據汙水襄陽隔絕不通呂蒙至尋陽盡伏其精兵艤中博望曰艤艤舟也使白衣搖櫓作商賈人服晝夜兼行羽所置江邊屯候盡收縛之是故羽不聞知糜芳士仁素皆嫌羽輕己羽之出軍芳士仁供結軍資不悉相及羽言還當治之芳與士仁咸懼於是蒙令故騎都尉糜竺初權以羽數犯顏諫諍權不悅又性不協俗多見譏毀坐徙為書說王仁為陳成敗王仁得書即降翻謂蒙曰此諸兵也當將王仁行國兵資治通鑑補卷六十八 漢紀六十 思補

備城遂將王仁至南郡糜芳城守蒙以王仁示之芳遂開門出降蒙不即入城而作樂於沙上翻謂蒙曰今區區一心者糜將軍也城中之人豈可盡信何不急入城持其管籥乎蒙即從之蒯城中已有伏計賴翻言其謀乃不行蒙於是釋于禁之囚得關羽及將士家屬皆撫慰之約令軍中不得干歷人家有所求取蒙麾下士與蒙同郡人取民家一笠以覆官鎧官鎧雖公蒙猶以為犯軍令不可以鄉里故而廢法遂垂涕斬之於是軍中震慄道不拾遺蒙且暮使親近存恤耆老問所不足疾病者給醫藥飢寒者賜衣糧羽府藏財寶皆封閉以待權至關羽聞南郡被即走南還曹仁會諸將議咸曰今因羽危懼可追禽也趙儼曰權邀羽連兵之難當選作敵敵幸也謂幸欲掩制其後顧羽還救恐我乘其兩疲故順辭其與曹仁連兵

求效求效言乘毀因便以觀利鈍耳今羽已孤遑更立存之以為權害若深入追北權則改虞於彼將生患於我矣虞度也防也為害則改其防羽之心而防操則必為操之患矣王必以此為深慮仁乃解嚴嚴解不解也追魏王操聞羽走恐諸將追之果疾救仁如儼所策關羽數使人與呂蒙相聞蒙輒厚遇其使周游城中家家致問或手書示信羽人還私相參訊咸知家門無恙見待過於平時故羽吏士無鬪心會權至江陵荆州將吏悉皆歸附獨治中從事武陵潘濬稱疾不見權遣人以牀就家與致之潘伏面著牀席不起涕泣交橫哀哽不能自勝權慰勞與語呼其字曰承明昔觀丁父都俘也都晉武王以為軍帥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為令尹此二人卿荆國之先賢也初雖見囚後皆擢用為楚名臣卿獨不然未可降意將以資治通鑑補卷六十八 漢紀六十 思補

孤異古人之量耶使親近以手巾拭其面潘起下地拜謝即以為治中荆州軍事一以諮之蓋武陵部從事樊仲誘導諸夷圖以武陵附漢中王備漢制州牧刺史部諸郡各郡置部從事○他音宙外白差督督萬人往討之備上督是督權不聽特召問潘潘答以五千兵往足以擒仙權曰卿何以輕之潘曰他是南陽舊姓南陽之樊光武之類能弄辱吻而實無才略臣所以知之者仙昔嘗為州人設饌比至日中食不可得而十餘自起此亦侏儒觀一節之驗也侏儒觀人以能一節足以驗其技藝甚侏儒短人觀其體權大笑即遣潘將五千人往果斬平之權以呂蒙為南郡太守封屏陵侯賜錢一億黃金五百斤以陸遜領宜都太守吳錄曰蜀昭烈帝立宜都郡於西一月漢中王備所置宜都太守樊友委郡走諸城長史咬蠻夷君

長皆降於遜通請金銀銅印以假授初降又擊蜀將詹晏等及秘
歸大姓擁兵者皆破降之前後斬獲招納凡數萬計權以遜為右
護軍鎮西將軍進封婁侯婁侯前漢會稽郡後漢吳郡范城大吳郡志婁侯今謂之婁山縣東北三百里
蓋古婁縣治所也屯夷陵守峽口峽口西陵峽口也空部記曰自黃牛灘東入西陵界至峽口一百許里山水紆曲兩岸高山重障非日中夜半不見日月關羽自知孤窮乃西保麥城
南有麥城當陽縣東孫權使誘之羽偽降立幡旗為象入於城上因遁走兵皆解散纔十餘騎權先使朱然潘璋斷其徑路十二月璋司馬馬忠獲羽及其子平於章鄉水經注潯水出臨沮縣東南荆山南逕臨沮又南逕當陽縣界之漳鄉南潘璋擒關羽於此潯水
吾今年衰矣恐不得還及圍樊為伏弩中臂醫者曰矢有毒已入背須破臂作創刮骨去毒然後無患羽便伸令醫劈之時羽適請
資治通鑑補卷六十八 魏紀六十 至
諸將飲食相對臂血流離盈於盤器而羽割炙引酒言笑自若創未合而吳背盟相襲羽不能戰遂被害先是孫權所置偏將軍吳都全琮上疏陳關羽可取之計權恐事泄寢而不答及已禽羽權遣酒公安顧謂琮曰君前陳此孤雖不相答今日之捷抑亦君之功也於是封琮陽華亭侯權復以劉璋為益州牧駐紮歸未幾璋卒劉琦入益州還璋於呂蒙未及受封而疾發權迎置於所館之側所以治護者萬方時有鍼加政正言病勢若鍼之加也通權誤作加鍼今從吳志改正為之慘戚欲數見其顏色又恐勞動常背壁瞻之見小能下食則喜顧左右言笑不然則咄咄也咄咄也時嘆也夜不能寐病中瘳為下赦令羣臣畢賀已而竟卒年四十二權哀痛殊甚為置守冢三百家蒙未死時所得金寶諸賜盡付府藏收主者命絕之日皆上還

喪事務納權聞之益以悲感蒙初以部曲事為江夏太守蔡遺所白蒙無恨意及豫章太守顧邵卒權問所用蒙薦遺奉職佳吏權笑曰君欲為祁奚邪遂用之甘甯粗暴好殺有廚下兒有過輒死走投蒙蒙留之俟甯來過其升堂見母乃出廚下兒還甯甯許蒙不殺及還船縛置桑樹自挽弓射殺之蒙大怒擊鼓會兵欲攻甯甯聞之故臥不起蒙母徒跣謂蒙曰至尊待汝如骨肉屬汝以太事何得以私怒而殺甘甯蒙素孝聞母言即豁然意釋自至甯船笑呼之曰與霸老母待卿食可急上甯涕泣歡飲曰負卿遂與蒙俱還見母歡飲竟日後甯又違權令權怒之蒙曰天下未定關將如甯難得宜容忍之人以是多蒙權後與陸遜論周瑜魯肅及蒙曰公瑾雄烈膽略兼人遂破孟德開拓荆州進馬軍儔子敬因公瑾致達於孤孤與宴語便及大略帝王之業此一快也後孟德因從劉琮之勢張言方率數十萬眾水步俱下孤普請諸將咨問所宜無適先對至張子布秦文表秦松字文表俱言宜遣使脩檄迎之子敬即駁言不可勸孤急呼公瑾付任以眾逆而擊之此二快也後雖勸告借元德地是其一短不足以損其二長也周公不求備於一人故孤忘其短而貴其長常以比方鄧禹也鄧禹建策以開光武中興之業而其後不能定赤眉子明少時孤謂不辭劇易果敢有膽而已及身長大學問開益壽略奇至可以次於公瑾但言議英發不及之耳圖取關羽勝於子敬子敬答孤書云帝王之起皆有驅除羽不足忌謂關羽之強也此子敬內不能辦外為大言耳孤亦恕之不苟貸也然其作軍屯營不失令行禁止都界無廢負謂都界之內無有廢事而負

者路無拾遺其法亦美矣羅嘉隆遜功德殊顯之雖為上將軍封列侯猶欲令歷本州舉命乃使揚州牧呂範就別駕從事舉茂才虞翻性梗直于禁當與權乘馬並行翻呵禁曰汝降虜何敢與吾君齊馬首平抗鞭欲擊之權呵止之翻密乘船行與糜芳相逢芳船上人欲令翻避曰避將軍船翻厲聲曰失忠失信何以事君傾人二城而稱將軍乎芳聞戶避之後翻乘車行又經芳營門吏士閉門車不得過翻怒曰當閉反開當開反閉豈合事宜芳聞之有慙色初襄陽圍急魏王操召兗州刺史裴潛及豫州刺史呂貢等而辭意濡緩揚州刺史溫恢密語潛曰此必襄陽之急欲赴之也所以不為急會者不欲驚動遠近耳一二日必有密書促卿進道張遼等亦將被召也然遼等素知王意後召前至卿受其

資治通鑑補 卷六十八 漢紀六十 魏書 魏志 二十四年

實矣潛受其言置輜重更為輕裝速發果被促令遼等時各見召未至而圍已解潛獨以先到受賞操聞徐晃追關羽入其圍中而破之乃與晃書曰賊圍重鹿角十重將軍致戰全勝遂陷賊圍多斬首虜吾用兵三十餘年及所聞古之善用兵者未聞有長驅徑入敵圍者也且樊襄陽之在圍過於荅即墨將軍之功踰於孫武穰苴矣至是晃遂振旅還摩陂操迎晃七里置酒大會舉酒謂晃曰全樊襄陽將軍之功也亦厚賜桓階以為尚書時諸軍皆集操案行諸營士卒咸離陣而觀而晃軍營整齊將士駐陣不動操歎曰徐將軍可謂有周亞夫之風矣操嫌荊州殘民及其屯田在漢川者此漢川謂襄陽上皆欲徙之司馬懿曰荆楚輕脆易動關羽新破諸為惡者藏竄觀望徙其善者既傷其意將令去者不敢復

還操曰是也是後諸亡者悉還出魏王操表孫權為票騎將軍假節領荊州牧封南昌侯南昌縣屬豫章郡權遣校尉梁寓入貢又遣朱光等歸上書稱臣於操稱說天命操以權書示外曰是兒欲踞吾著爐火上邪侍中陳羣等皆曰漢祚已終非適今日殿下功德巍巍羣生注望故孫權在這稱臣此天人之應異氣齊聲殿下宜正大位復何疑哉操曰若天命在吾吾為周文王矣補註欲已守節令子革命

臣光曰教化國家之急務也而俗吏慢之風俗天下之大事也而庸君忽之夫惟明智君子深識長慮然後知其為益之大而收功之遠也光武遭漢中衰羣雄靡沸奮起布衣紹恢前緒征伐四方日不暇給乃能敦尚經術廣延儒雅開廣學校脩明禮樂武功既成文德亦洽繼以孝明孝章通追先志通追也臨雍

資治通鑑補 卷六十八 漢紀六十 魏書 魏志 二十四年

拜老橫經問道自公卿大夫至於郡縣之吏咸選用經明行脩之人虎賁衛士皆習孝經匈奴子弟亦遊太學是以教立於上俗成於下其忠厚清脩之士豈惟取重於搢紳亦見慕於庶愚鄙汚穢之人豈惟不容於朝廷亦見棄於鄉里自三代既亡風化之美未有若東漢之盛者也及孝和以降貴戚擅權嬖倖用事實罰無章賄賂公行賢愚混淆是非顛倒可謂亂矣然猶綿綿不至於亡者上則有公卿大夫袁安楊震李固杜喬陳蕃李膺之徒而引延爭用公義以扶其危下則有布衣之士符融郭泰范滂許劭之流立私論以救其敗是以政治雖濁而風俗不衰至有觸冒斧鉞僵仆於前而忠義奮發繼起於後隨踵就戮視死如歸夫豈特數子之賢哉亦光武明章之遺化也當是